

赖特景观

[美] 查尔斯·E·阿瓜尔 著
贝蒂安娜·阿瓜尔
朱强 李雪 张媛 刘英 等译

——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景观设计



WRIGHTSCAPES
FRANK LLOYD WRIGHT'S LANDSCAPE DESIGNS
CHARLES E. AGUAR AND BERDEANA AGUAR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赖特景观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景观设计

[美] 查尔斯·E·阿瓜尔 著
贝蒂安娜·阿瓜尔
朱强 李雪 张媛 刘英 等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548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赖特景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景观设计 / (美)阿瓜尔等著;朱强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ISBN 978-7-112-09465-3

I. 赖… II. ①阿…②朱… III. 赖特, F.L.(1867—1959)—景观—园林设计—研究
IV. TU9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0305号

Wrightscapes: Frank Lloyd Wright's Landscape Designs/ Charles Aguar, Berdeana Aguar
Copyright © 2002 by Berdeana Aguar
ISBN 0-07-137768-9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and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集团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责任编辑:董苏华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校对:李志立 孟楠

赖特景观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景观设计

[美] 查尔斯·E·阿瓜尔 著
贝蒂安娜·阿瓜尔
朱强 李雪 张媛 刘英 等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20 印张:18²/₃ 字数:605千字
2007年11月第一版 200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9.00元

ISBN 978-7-112-09465-3
(1612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赖特景观”的定义

优美环境的形成，不仅仅是景观中一些有形物质如植物或构筑物等的简单组合，而且是一种有形和无形要素的融合，更确切地说，是场地中的物质要素与使用者（包括参观或居住在该环境中的人）个性和体验的统一。这样，这一环境最终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感官体验或精神感受，具有了场所精神。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设计的每一件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一特点，拥有属于自己的场所精神。

1. 住宅设计应满足特殊顾客或场所的要求，或者是设计一种大众可以买得起的住宅，而赖特或他的代表都注重了对客户和场所的考虑。

2. 住宅设计应充分利用场地现有的自然要素：最佳的光照、主导风向、周围环境的景色、自然地形、现有树木以及其他植被。

3. 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应与场所相呼应，或者说应与场所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与场所的自然环境存在一种可感知的联系（若不是真实的联系）。

4. 自然景致得以保存，或者现有的构筑物和植被表现出以下几个基本设计要素的综合：统一、和谐、朴实、尺度、色彩、形式和质感。

5. 硬质景观 (hardscape)——户外设施和构筑物，例如墙体、铺装材料、水文要素、道路、停车场等，这

些硬质景观都应与建筑取得和谐、统一。

6. 软质景观 (softscape)——种植材料，应与场所相协调，而且应让其自然生长，保留自然形态，即使是那些移栽的植物，或者是为了满足当代人的生活形式而营造的景观中的植物材料也应如此。

7. 延伸到场所的自然环境之中的建筑——阳台、走廊、露天门廊以及户外房间，应予以适当考虑，或者是作为建筑主体的补充，这也是赖特关于室内与室外二者关系的最初设计意图。

8. 从建筑的地界线到前门这一段入口通道，其自身就是一种体验——一种入口体验 (an entry experience)，反映出建筑与自然材料二者质感的反差和统一。

9. 对整体环境有一种“感觉”体验——场所感 (a sense of place)，这种感觉能够超越建筑和种植材料自身，不仅是所看到的東西，而且还包括那些可以感知的东西：脚底下不同材料带来的不同感觉，身体对周围环境气温变化的感受；从阴凉处走到阳光下那种不同的感觉；花、草、果实的味道，雨水和空气的气息；砂砾的嘎吱声、小鸟唧唧喳喳的歌声、水溅到地上的声音，以及一切其他感官体验。



序

《赖特景观》是一本从外部世界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一生的贡献作广泛而深入探讨的专著。该书另辟蹊径,从赖特设计中的场地环境或景观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个大师。不同于以往许多优秀的评论家仅把赖特作为一名建筑师,查尔斯·阿瓜尔和贝蒂安娜·阿瓜尔(Charles and Berdeana Aguar)则更倾向于把他看成是一个规划师,或是大家更为熟知的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这种重新认识赖特及其作品的观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他的一些经典案例中,建筑在建造过程中是如何将其外观与内部空间、周围环境完美结合的。

本书并不仅仅因为赖特的成就和他遗留下来的作品,就简单地将赖特看作是一名景观设计师。在历史上,古罗马的输水道或埃及金字塔的设计者只是因为他们的设计工作就被当成了工程师,如果是现在的话,恐怕还需要工程师许可证才被认可。这正如古代帝国用来保卫边疆的军事营地是由专门人员规划的,而不是由一些通才来完成的一样。相反,也仅仅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随着知识、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建筑物的复杂化趋势,才形成了专门的建筑学和工程学,二者才开始独立起来。景观设计学与建筑学分离也是最近一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而且这种差别仍在继续演变。早期的结构和设计知识非常有限,并且只能依靠导师、行业协会及直接的实践经验来获得。当时的设计工作都是由那些现在仅仅被我们称之为建筑工人和工匠的人们来承担的,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他们工作的性质。过去并没有国家或者国际专业组织,也没有资格考试来规范实践范围。教育背景也不能决定早期从

业者的设计范围。否则,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也许就成为了一名果农或者菜农,或者是一名牧师或树木栽培家了。若对工程进行详细的定义,那么古代巴比伦的规划一定是由一名景观设计师完成的。很显然,这个著名的花园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宫殿庭院,还有古老秘鲁的庭院都包含和体现了景观设计师的天赋与职责。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规划及景观建筑,是为了应对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城市环境问题,才开始作为一种专业从一般意义上的建筑学或建筑环境设计学(Building and Setting Design)中分离出来。似乎只在人类开始大规模侵占自然乡村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需要就新城镇、公园和复原的场地进行景观设计。这意味着人们需要寻找出路,或者是重建失去的美好家园。

根据现代最严格的定义,赖特毫无疑问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同时赖特也是一名规划师,他对许多规划师的城市规划设计都有很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如对柯布西耶(Corbusier)的城市规划理论。他还参与并设计了许多社区的规划,其中一些已经部分得以实现。他同时也是一名景观设计师,也正因为如此,阿瓜尔把此书命名为《赖特景观》(Wrightscapes)。

本书呈现给人们的是赖特在景观设计实践中诙谐的一面。从某一方面来说,赖特是一名成功的、聪慧而老练的设计师,他对于建筑物与大地之间极细微的融合有着传奇式的处理手法。他还敢于同早期一些杰出的景观设计师一起进行探索,如他的朋友延斯·延森(Jens Jensen)。另一方面,赖特又抱怨那种破坏性的景观干涉,例如托马斯·丘奇(Thomas Church)就是敢插手为



赖特的客户进行景观设计的人，他通常以另一种方式来处理环境。在有些场合，如当赖特本人或者他手下最一般的人出面为一处设计的房屋定址时，又或者当他们对建筑平面图进行调整以避开场地中一棵不知名的树木时，赖特都表现出了景观设计中的偶然性倾向。

赖特的实践时期，同时也是他形成自然本性的时期，《赖特景观》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各阶段透视，从迎合有钱人的需要到经济低迷的艰辛时期或战后建筑业繁荣时期为价格公道的住宅做大批量生产的设计。赖特曾规划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市区、市区与郊区之间的过渡社区、远郊的林地，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乡间海岸山区。

赖特的一生以其多面手的才能致力于将建筑学、规划设计和景观设计三者充分融合，以便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实践，而且这也更有利于为他自己提供更多实践的机会。《赖特景观》讲述了赖特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成功的一生，并为赖特的其他成果提供了研究背景。

查尔斯·阿瓜尔(Charles Aguar)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好奇开始于他自己在伊利诺伊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教育历程。阿瓜尔刚开始学的是建筑学，但后来却作为一名景观设计师结束学业，之后又继续攻读规划设计专业。这是一种与赖特的实践跨越相同领域和过程的教育经历。他与佐佐木英夫(Hideo Aasaki)被特许参观了赖特在芝加哥·橡树园(Oak Park)的设计作品，并于1947—1948年冬天对赖特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开始着手研究。1948年查尔斯·阿瓜尔与妻子贝蒂安娜·阿瓜尔在赖特的塔里埃森别墅庆祝了他们第一个结婚纪念日。几十年后，查尔斯·阿瓜尔驾驶着家庭越野车来往于不同场所之间，行驶了上万公里，并

上百次走访赖特设计的建筑物的最初业主、第二业主和租赁者，并于1994年开始写这本书。赖特本人和他的学生也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接受采访。他还亲自参观一些正在建设中的住宅场地。同时，为了尽量对赖特的“景观”有全面的理解，查尔斯·阿瓜尔也认真考察了一些信件、小档案和私人收藏品。查尔斯把自己所看到的和调查到的大部分材料都记录在了35毫米的幻灯片上。他在佐治亚大学环境设计学院(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Design)的同事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家里存放的那些上千张幻灯片图片资料，若发生一场小小的火灾就会导致爆炸，将他所有邻居都夷为平地。

查尔斯于2000年去世前，已完成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完整作品的两卷。出版商尽力将这两卷浓缩为一本。他的妻子贝蒂安娜，不仅是此书的作者、编辑和合著者，也是查尔斯这几十年来赖特之旅的伴侣，贝蒂安娜·阿瓜尔最终在2001年完成了这本堪称珍品的爱的杰作。

查尔斯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论是对赖特作品的研究和他所热爱的教学工作，还是为提高家乡生活品质而做的设计项目。就在查尔斯去世前几个月，佐治亚州的阿申斯(Athens)开始致力于奥科尼河(Oconee River)绿色通道系统(Greenway System)规划的第一阶段工作，在他去世前的27年时间里，查尔斯及其工作室的学生们一直为此进行积极的探索，这也是他的另一个梦想。《赖特景观》需要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工作的热情。这是查尔斯最漫长而且最有意义的旅程之一。

约翰·F·(杰克)克劳利
佐治亚大学环境与设计学院院长



前言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个名字为世人所广为传知。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和 20 世纪前 50 年期间，他所构思的多样化的作品代表了曾经建造的最具创造性并普遍得到赞美的建筑物。他也许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数百本出版物描绘了他的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的卓越美感，其中绝大多数介绍了赖特“有机特征”（organic character）的建筑风格，但却很少把焦点集中在这种有机特征与案例的结合，也没有从综合的环境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赖特景观》一书的完成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我们对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兴趣只是业余的，而且仅限于某个特定的角度或某栋建筑以及个人的水平。我们成长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期，而且主要生活在当时所知道的位于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Springfield）的达纳（Dana）“鬼屋”附近 35 英里的范围内。查尔斯第一次听说赖特设计的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是一个“文化里程碑”时，他正在 B-29 轰炸机上服役。作为 B-29 轰炸队的一名成员，为避免帝国饭店在黑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毁，他决定不直接卷入到完成“袭击”的任务中，而是以降落伞的方式运载食物和药品，并提供给战俘们。在战争结束之后，查尔斯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建筑学系，但是为了获得城市规划的研究生学位资格，他于第二年转入景观设计学专业。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的学习，使他了解到了赖特的多面才能，但没有借助于建筑学系的任何一名教授的帮助，因为那时赖特在那个建筑职业领域中被看作是一个过时的人物。正是在景观设计学和城市规划学系（the Department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赖特的作品被当作学习的典范，而且赖特关于分散化的有机设计原则和理论得到了详细阐述。

那个年代，实地考察是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对于离开学校很多年之后的复员军人（ex-GIs）来说。斯坦·怀特（Stan White）教授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之旅，参观考察了威斯康星州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许多建筑场所。参观塔里埃森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是赖特在斯普林格林城（Spring Green）附近著名的居所兼工作室，在那里查尔斯和他的同学们遇到了赖特本人，并且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卡尔·罗曼（Karl Lohmann）教授组织了另外一个小组，去芝加哥学习当时正在兴起的战后开发情况，也去了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规划设计的，堪称规划远郊花园社区之母的里威赛德（Riverside）社区。当时，赖特位于芝加哥的两个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住宅设计案例则正处于提前衰败的状态。但是佐佐木英夫（Hideo Sasaki），这个来自哈佛设计学院（Harvard School of Design）的年轻讲师，引导查尔斯对赖特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赖特的建筑和场地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萨里南（Saarinen）和斯万森（Swanson）的公司曾聘请佐佐木，请他帮助准备芝加哥的郊区威尔梅特（Wilmette）中心区的土地利用研究，而佐佐木则请查尔斯在 1947-1948 年圣诞节期间帮助他做这件事。佐佐木英夫那天很早就开始工作，并在傍晚之前完成了咨询任务，因而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芝加哥郊区的橡树园（Oak Park）和里威弗里斯特社区（River Forest），参观许多由赖特设计的住宅。赖



特不同于战后其他大部分的建筑师，他愿意走得更远一些，以避免破坏哪怕是一棵树。为了强调这点，佐佐木英夫详细考察了因一棵孤立的大树而设计的一栋住宅[伊莎贝尔·罗伯茨住宅(Isabel Roberts, 1908年)]。佐佐木英夫还指出，刚刚完成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th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园中“飘浮的”建筑学院建筑，与赖特40年前设计的弗雷德里克·C·罗比私人住宅的巨大差异。而那座“飘浮”的建筑是由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在那个年代，罗比住宅的窗子都用胶合板及粗刻装饰来修饰，而同时期的高层建筑则用一块告示牌来代替。

查尔斯于1948年6月8日介绍我去参观了著名的塔里埃森住宅及其周围的环境，这是我们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也恰好是赖特的81岁生日。那时我们去那儿是为了探究查尔斯申请塔里埃森工作团体奖学金的可能性有多大。离开校方后，我们又恳请拜访了赖特的住宅，而赖特夫人接待了我们。尽管她告诉我说赖特由于生日宴会的劳累，正在休息，但还是邀请我们进入了起居室，并提议我们到处随便看看。当然我们被此建筑所倾倒，但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该建筑对自然光线的处理和把握；它创造出了一种能够折射出东方艺术风格(the Oriental art)的金色光辉。同时，让我们为之倾倒的还有建筑周围和谐的环境，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的神妙，石头墙装饰的庭院，环绕在一圈橡树浓荫下面的茶树圈，水声潺潺的池塘，斑驳光线点缀下的山顶花园，以及令人惊诧的乡村全景。正是这次感官和身心的体验，这种难以置信的场所精神，使我们两个都异常地兴奋。

因为这个奖学金不符合政府基金的指导方针，所以我们回到了尚佩恩(Champaign) - 乌尔班纳(Urbana)，但还是受到塔里埃森之旅体验的鼓舞，尽一切努力继续我们的工作。然而从那天开始，我们“沉迷”于赖特所创造的一切，并致力于宣扬赖特那些关于有机建筑与场地的“自然”特性结合的哲学观点。在其后的40年里，我们继续我们的特别之旅，我们开车参观赖特设计的住宅，

在其周围漫步，静静感受，并为这些建筑拍照——尽管其中的有一些建筑当时(20世纪50年代)还正在建设之中。尽管曾被一些其他的追求和动机所转移，但我们对于赖特的特殊兴趣从未因此消退，以致持续至今，对赖特的研究也从未间断过。

查尔斯从事环境设计20年，这20年中，他作为一个主要由建筑师组成的跨学科设计团体的负责人十年之久。到1970年的时候，查尔斯成为佐治亚大学环境设计学院(School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的一名教师，这个学院是为了响应20世纪60年代环境意识的加强，由景观设计学系发展演变而来的。然而，在他这22年的任职期间，“环境设计”(Environmental Design)这个名词既没有在理论、原理的意义上使用，也不是一个专业术语。但是它却被用来定义一种设计，一种基于建筑环境——景观构造物以及建筑物——相互关系的“哲学”，协调那些与自然、文化的狭义及广义场地环境演替相关的一些事物，也就是说，史前文化、历史和文化遗产；地质的自然过程、地形、植物、气候、小气候，以及由于风、日照、水流所导致的风化侵蚀；分水岭及景观分界；功能与基础设施；循环；光与影，以及其他感官现象。因此，环境设计师通常被归属于建筑师、景观设计师或者其他积极响应并实施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哲学思想的设计者，赖特确实具有这种哲学思想并终生为之奋斗，实际上，他的环境设计定义更接近于建筑设计。他是这样写的：“在建筑学的所有方面，都是作为环境来研究的……自然是最伟大的老师——人类只能接受并响应她的教导。”

查尔斯在其教学职责的范围内，指导五年级毕业生的毕业设计和研究生论文的选题。正是为了给毕业生和研究生寻找合适的课题和研究方向，在我们早期的一次场所考察期间，我们发现了赖特的“古铜”种植园(Auldbrass Plantation)，那时正处于一种荒芜、人们可随便进入、极度缺乏管理的状态。这看上去好像可以成为一个用来进行重新设计和重建的绝好主题。然而，



直到1989年春季，古铜种植园才最终被一个高年级学生选作毕业设计的主题，而恰巧当时这个林场刚被动画片制片人若埃尔·西尔弗(Joel Silver)买下来，准备在埃里克·劳埃德·赖特(Eric Lloyd Wright)(赖特的孙子)——的监管下进行重修和扩建。在1989年11月举办的家庭招待会上，庆祝重建古铜种植园第一期工程的完工，查尔斯被引见给由赖特设计的惟一——栋位于田纳西州(Tennessee)的住宅的最初主人西默尔·沙文斯(Seamour Shavins)夫妇。他们非常热情，并同意进行一次非正式的录像，可以自由畅谈。之后他们建议查尔斯与全美范围内的其他赖特作品的主人举办这种类型的会谈。他们相信这将是一项跟时间赛跑的工程，因为每过一年，依旧健在的最早户主名单就会缩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们仔细考虑了沙文斯夫妇的建议，并对最近三十年来有关赖特的书籍进行了认真的翻阅。非常明显，尽管有关赖特生平和工作的书籍非常之多，也许超过了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建筑师，但是却没有人对他的整体设计方法的定义进行权威分析。这种设计方法是与他的建筑体系相结合的，能够理解场所感(Sense-of-Place)的意义，这也是由赖特独创的、独具艺术特性的环境细微设计的结果；也没有人能够对他的生态敏感性(Ecological Sensibilities)隐含的合理性进行深层次的解释。这些缺憾都足以激励我们对赖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进行这项事业的十余年里，我们的足迹遍布美国国土，参观研究了22个州里的157个场地。在这个过程中，查尔斯与赖特以前的9个高级学徒和97个私人住宅的户主(其中有37个是最早的户主或者是第一个入住的家庭)进行了面谈和录像，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同时，

我们研究了许多描述赖特作为一名不断发展的建筑师的书藉，也包括那些影响赖特个人哲学和环境设计观点的社会及人际关系。我们还对赖特在其70年建筑生涯期间所做工作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分析，试图弄清楚“什么起了作用？”以及“什么没有起作用，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当对建筑进行后期评估时，这些都是需要永远关注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明了那些通过面谈和个人观察所得出的似乎不太合理的因素，从而结合实际进行运用。

这个调查并非没有缺憾。按照时间编年表工作——我们假设赖特的生态敏感性和环境敏感性不是“刚刚发生的”，而是在他工作和生活的社会和历史中发展了很多年，我们揭示了这些令人痛苦的事实。赖特更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有过职业上的失败，同时也有众所周知的个人失误。他曾经在没选址、调查之前就设计了一些建筑物。也曾经把为一个客户设计的适合特定气候区的特定场所的设计平面图卖给了其他三个在不同气候区里的客户，结果由于选址不恰当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还有许多例证表明赖特或者他的员工在建筑施工之前或之后都未曾亲临现场。因此这个研究同时也涉及赖特一些脱离现实的浮躁的一面。但是，写一本神话赖特的书并非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力图尽量全面、客观地展现赖特作品的全新一面。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那些占绝对优势的超乎寻常的环境设计案例远远大于那些有时看起来欠考虑的事件。

我希望这本书中具有洞察力的观点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赖特那些难于捉摸的作品——他的环境设计，或者称为“赖特景观”，它们将赖特当作自己建筑物灵魂的神秘感或叫做“魅力”的本质特征编织在一起。

贝蒂安娜·阿瓜尔
(查尔斯·E·阿瓜尔的夫人)



致 谢

如果没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充足的财力支持以及来自各方面的鼓励，这本第一次囊括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创造的景观与环境的书就不可能完成。最初的资助来自国家艺术基金会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1989 年) 和格雷厄姆美术高级研究基金会 (the Graham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y for the Fine Art, 1992 年)。这些资金使我们得以亲临 157 个建筑场所，亲自体验、评价、拍摄了包括赖特景观所有特征的环境设计要素。很多位于高层的朋友都写信支持这些资助，他们是：FASLA 流水别墅 (Fallwater) 的景观设计师比尔·斯温 (Bill Swain)；地名辞典 (Gazetteer) 项目的主编格拉迪·克雷 (Grady Clay)；蒙大拿 (Montana) 社会历史学会负责人拉里·索米尔 (Larry Sommer)。建筑师埃里克·劳埃德·赖特——劳埃德的儿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孙子——也给我们写来了信，支持并鼓励查尔斯，同时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技巧和指导。佐治亚大学环境设计学院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的前任院长达雷尔·莫里森 (Darrell Morrison) 慷慨提供了旅行津贴，使得查尔斯有幸参加了 1990 年在西塔里埃森 (Taliesin West) 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物管理委员会 (the Frank Lloyd Wright Building Conservancy) 举办的组织会议，并在那里与私人住宅的户主及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基金会 (the Frank Lloyd Wright Foundation) 的工作人员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玛莎·帕克斯 (Marsha Parks) 作为在职秘书，为我们安排和确认每一次会面，并为后期的感谢信打印信函。学院的同事凯瑟琳·霍维特 (Catherine Howett) 为我们的项目、程序以及准予使用的设计图提供

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她还为我们有关赖特的建筑景观的最初概念提供了原稿和音像文件，并为我们从事的深入研究转变方向和扩大领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以支持我们完成这本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佐治亚大学图书馆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Libraries)，尤其是图书馆借书处，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绝版书籍、论文、期刊，以及其他一些来自全美图书馆的杂志。纽约州的布法罗市 SUNY 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达尔文·D·马丁珍贵的设计方案和照片。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格蒂艺术史与人文研究所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Arts and the Humanities)，使得那些未曾发表过的规划方案、照片，以及那些被完美地保存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市 (Arizona, Scottsdale)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档案馆 (The Frank Lloyd Wright Archives) 里相对不容易得到的赖特手稿有了查阅的可能。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们邀请查尔斯参加他们 1989 年在西塔里埃森举办的组织会议，并邀请他在 1991 年于密歇根州大瀑布城 (Michigan, Grand Rapids) 举办的第二次会议上讨论其主要发现和观点。同这么多的客户面谈交流，查尔斯认识和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从而使研究工作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加快了这个项目的进展，FLIW 档案馆的馆长布鲁斯·布鲁克斯·佩菲费尔 (Bruce Brooks Pfeiffer) 的辛勤工作也使得如此庞大的编辑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同样历史研究官员因迪拉·本特森 (Indira Berndtson) 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多次参观档案馆时，对我们所提出的大量咨询也给予了极大帮助。

田纳西州惟一——栋由赖特设计的住宅的所有者——



西默尔·沙文斯和戈尔特·沙文斯(Seamour and Gerte Shavins), 在1989年“古铜”种植园(Auldbrass Plantation)进行的一次非正式录像中提出的建议也值得称赞, 因为正是这个建议激发了查尔斯对这项研究的最初兴趣。其他住宅的最早户主和现在的主人也值得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们和藹地接受了我们的拜访, 并允许我们参观他们的住宅和庭院——甚至经常是在节假日或者一天中不论白天还是晚上的一些不太方便的时间——这样我们两个人才能够体验和解释赖特在室内和室外各个方面以及不同位置利用空间和光线的卓越技巧。户主名单非常长, 他们是: M·G·阿伯林博士及夫人(Dr. and Mrs. M. Ablin)、格洛里亚·伯杰(Gloria Berger)、Q·布莱尔(Q. Blair)先生及夫人、哈罗德(Harold)博士和桃瑞丝·布鲁门撒尔(Doris Blumenthal)、卡伦·布拉姆(Karen Brammer)、布劳内女士(Ms. E. Brauner)、埃里克·布朗和安妮·布朗(Eric and Anne Brown)、布厄勒夫妇(Mr. and Mrs. Buehler)、约翰·坎农和斯塔茨·坎农(John and Staci Cannon)、约翰·克里斯琴(John Christian)、威廉·达灵和简·达灵(William Jan Dring)、R·法赛特夫妇(Mr. and Mrs. Fawcett)、简尼特·菲尔德斯(Jeanette Fields)、C·E·戈登(Gordon)夫人、詹姆士·霍利特和卡罗琳·霍利特(James and Carolyn Howlett)、凯瑟琳·雅各布斯(Katherine Jacobs)、帕特里克·吉尼(Patrick Kinney)夫妇、斯特林·吉尼(Sterling Kinney)、彼得·凯林和梅格·凯林寇Klinkow(Peter and Meg Klinkow)、罗素·卡劳斯(Russell Kraus)、肯尼思·劳伦(Kenneth Laurent)、乔治·里温(George Lewin)夫妇、爱德华·马尔希兹和安·马尔希兹(Edward Ann Marcisz)、沃德·麦卡尼(Ward McCartney)博士、鲁思·迈克尔(Ruth Michael)、汤姆·米勒(Tom Miller)、伦·莫林(Ron Moline)、玛雅·莫兰(Maya Moran)、格特鲁德·莫斯彼尔格(Gertrude Mossberg)、保罗·奥尔费尔特(Paul

Olfelt) 博士和夫人、玛丽·帕默(Mary Palmer)、特德·帕佩斯(Ted Pappas) 夫妇、约翰·皮尤和鲁思·皮尤(John and Ruth Pew)、威廉·波拉克(William Pollak) 博士、罗伦·波普(Loren Pope)、杰克·普罗斯特(Jack Prost) 博士、罗兰·雷斯利(Roland Reisley) 夫妇、米尔顿·鲁宾逊和希比·鲁宾逊(Milton and Sybie Robinson)、米尔德里德·罗森堡姆(Mildred Rosenbaum)、玛丽·塞姆普尔(Mary Sample)、玛丽·卢·斯卡伯格(Mary Lou Schaberg)、尼克塔斯·索海尔(Nicketas Sohlar)、戴尔·斯米尔(Dale Smirl)、M·M·史密斯(M.M. Smith) 夫人、特德·史密斯(Ted Smith) 博士和苏珊·斯基伯-史密斯(Susan Skipper-Smith)、沃尔特·索波尔(Walter Sobel)、苏珊·索尔维(Susan Solway) 博士、沃尔特·斯沃登斯基(Walter Swardenski) 夫人、理查德·塔拉斯基和劳拉·塔拉斯基(Richard Laura Talaske)、约翰·蒂尔通和贝蒂·蒂尔通(John Betty Tilton)、威廉·特蕾西(William Tracy) 夫妇、E·范·塔米伦(E. Van Tamelon) 夫人、克里斯廷·维斯布拉特(Christine Weisblat)、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 Wright)。我们同样深深感谢那些已过世的户主的亲属, 包括卡罗琳·布拉凯特(Carolyn Brackett)、内森·格里尔·希尔(Nathan Grier Hills)、西德尼·奥斯卡·希尔(Sidney Oscar Hills) 和苏珊·威妮弗蕾德·皮内(Susan Winifred Penner), 他们和藹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还热心地提供了历史照片。

高级研究员, 现在和以前的理事,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基金会委员会所有成员, 在会面期间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他们是科妮莉亚·布里尔利(Cornelia Brierly)、彭妮·福勒(Penny Fowler)、约翰·德·栢温·希尔(John de Koven Hill)、约翰·H·豪(John H. Howe)、迪克西·里格利(Dixie Legler)、奥斯卡·穆诺兹(Oscar Munoz)、弗朗西斯·尼姆汀(Frances Nemtin)、威廉·韦斯利·彼得斯(William Wesley



Peters)、玛歌·斯蒂普 (Margo Stipe) 和埃德加·塔费尔 (Edgar Tafel)。朱莉·奥里克 (Edgar Tafel Julie Aulik) 和吉尔·都灵 (Jill Dowling), 还有塔里埃森管理委员会的彼得·拉斯邦 (Peter Rathbun) 在1996年我们与客人、学徒和员工们在塔里埃森会面期间, 慷慨地与我们度过了两天时间。家庭博物馆馆长及员工、学者、其他支持人员同样提供了无价的帮助以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信息, 这些资料和信息与我们的分析结合后, 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他们是霍华德·埃灵顿 (Howard Ellington)、唐纳德·哈尔马克 (Donald Hallmark) 博士、W·R·哈斯布洛克 (W.R. Hasbrouck)、托马斯·A·海因茨 (Thomas A. Heinz)、詹姆士·约翰逊 (James Johnson)、玛格丽特·凯林蔻 (Meg Klinkow)、唐·格利克 (Don Kolec)、杰克·利斯尼克 (Jack Lesniak)、卡拉·琳达 (Carla Lind)、琼·鲁普顿 (Joan Lupton)、弗兰·马尔图尼 (Fran Martune)、大卫·尼德尔沃德 (David Nederwald)、尼德尔沃德·奈里 (Nederwald Neri)、斯蒂芬·赛克 (Stephen Siek)、威廉·A·斯多尔 (William A. Storrer)、杰克·奎恩 (Jack Quinan) 和克里斯托弗·弗农 (Christopher Vernon)。

一声发自内心的“谢谢”同样也必须给我们那些永远的朋友们,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自己周围或者邻近的有关赖特设计的新闻材料和最新事件情况, 他们是大卫·贝尔 (David Bell)、米里亚姆·坎贝尔 (Miriam Campbell)、格拉迪·克莱 (Grady Clay)、格伦和菲莉斯·霍克 (Glen and Phyllis Hawk)、比尔·科纳克和鲁思·科纳克 (Bill and Ruth Knack)、小约翰·林

莉 (John Linley)、比尔·马耶夫斯基和休·马耶夫斯基 (Bill and Sue Majewski)、罗伯特·马文和安娜·卢·马文 (Robert and Anna Lou Marvin)、拜伦·彼得斯和诺拉·彼得斯 (Byron and Nora Peters)、肯尼思·彼得斯和埃莉·彼得斯 (Kenneth Ellie Peters)、拉里·索米尔 (Larry Sommer)、比尔·斯温 (Bill Swain)、约翰·斯克文迪曼和默尔·斯克文迪曼 (John and Merle Schwendimann) 和沃伦·沃弗德和简尼特·沃弗德 (Warren and Jeanette Wofford)。

最后, 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必须指出, 在2000年2月份查尔斯突然离世后, 全靠佐治亚大学环境与设计学院院长约翰·F·“杰克”克劳利给予的技术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 以及我们的儿子理查德·阿瓜尔 (Richard Aguar) 所付出的时间和贡献, 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理查德重新绘制了他父亲的大部分插图, 认真地查到了插图的来源, 并完成了取得插图版权的复杂磋商过程。还有以下亲人的协力相助: 儿子肯尼思·阿瓜尔 (Kenneth Aguar), 孙子福雷斯特·阿瓜尔 (Forrest Aguar), 黛布拉·罗伯茨 (Debra Roberts) 和亚当·约斯特 (Adam Yost), 以及朱利安·普里 (Julian Price) 和麦格·麦克劳德 (Meg McCloud), 他把他的工作室开放, 作为我们的工作空间。我同样必须向其余的后辈致谢, 他们给予了爱的支持和精神鼓励, 他们是: 女儿凯瑟琳·佩恩 (Catherine Payne), 儿子大卫·阿瓜尔和丹尼尔·阿瓜尔 (David and Daniel Aguar), 以及孙子马太·布朗 (Matthew Brown)、凯丽 (Kiley)、内森 (Nathan)、索尼娅 (Sonia) 和泰萨·阿瓜尔 (Tessa Aguar)。我发自内心地深深感谢你们。

贝蒂安娜·阿瓜尔



目 录

“赖特景观”的定义	v
序	vi
前言	viii
致谢	xi
第1章 引言：年轻建筑师成长的动力	1
第2章 初出茅庐：1889—1897年	19
第3章 橡树园工作室时期：1897—1909年	43
第4章 关键时期：1909—1915年	127
第5章 加州岁月：探求新方向，1916—1923年	163
第6章 一个时代的结束：1923—1929年	189
第7章 萧条期——反思的年代：1929—1937年	209
第8章 塔里埃森工作团体时期——美国风年代：1937—1959年	233
第9章 编后记	291
注释	295
附录	312
许可与版权	339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档案编号	340
参考文献	341
英汉词汇对照	343
术语、地名、人名	350
译后记	356



第1章

引言：年轻建筑师成长的动力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教名为弗兰克·林肯·赖特(Frank Lincoln Wright), 父亲是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 母亲叫安娜·赖特(Anna Wright), 于1867年6月8日出生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里奇兰德中心(Richland Center), 那时美国内战刚刚结束两年。赖特跟新生的美国一起成长, 并在随后的二十年内, 受到不断发展的自我意识的深刻影响。在这期间, 主要的交通方式是步行、骑马或者乘坐四轮马车。商品都是手工制作和装配的。店铺规模都很小, 大部分由所有者家庭经营, 雇员的数量也都很少。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 雇员和雇主以一种亲近自然且互相熟知的方式生活和工作; 能够自力更生的人得到更多的尊重; 个人主义是人们追求个人目标的基础。这种生活信条成为引导赖特终生奋斗目标和个人设计哲学的“理想”。

成长的年代

威廉·赖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且天资聪颖的人。他从事过不同的职业, 在大学里学习过音乐和法律, 达到专业水平, 并以此谋生; 有一段时间他还曾担任过学校的管理者, 以及浸礼教会的神职牧师(Baptist minister)¹。也许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天资与兴趣之间摇摆不定, 而不能集中精力发展一个方面并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在他儿子长到十几岁时, 他的家庭已经辗转了四个州和六个城市。在赖特读高中时, 他父母的婚姻破裂,

父亲威廉·赖特离开了他的家, 从此杳无音信, 赖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小赖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最有意义的东西就是他的雄辩力、说服力和对许多事物感兴趣的个性, 这引导小赖特从多个角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 从多个角度来解决每一个问题。还有跟父亲一样对古典音乐的热爱, 以及对音乐“结构”的欣赏和理解, 成年后的赖特经常把这种音乐“结构”与建筑结构进行比较。

母亲安娜·劳埃德·琼斯·赖特(Anna Lloyd Jones Wright)和她的亲戚们对赖特的成长有深远的影响。1845年, 她和她的近亲家族从威尔士迁居到美国, 并在威斯康星州西南部定居下来, 因为那里已经有其他亲戚定居下来。他们安居的地方就是有些人所提到的“全能上帝相邻的峡谷”(Valley of the God-Almighty Joneses)²。尽管这个庞大家族成员对当时威斯康星州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铅矿的开发进行了投资, 但是大部分家庭成员依旧沿袭了威尔士祖先从事耕种的传统习惯, 毫不夸张地说, 这曾是卡斯特尔-海威尔(Castell-hywel)的劳埃德家族一度辉煌过去。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有执着的信仰, 自由的思想, 坚定的独立意识。家族中有几个成员还做了神职人员。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深深感受到与自然的紧密结合, 这一意识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 源于他们凯尔特(Celtic)祖先, 他们赋予树木、山石、流水等特殊意义。这个暂居美国的家族的优良传统对赖特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他把自己名字中间的一个单词——林肯(Lincoln)——改



成了劳埃德 (Lloyd)。这种孩子跟随母亲姓的传统与凯尔特家族 (Celtic) 的传统也是一致的。³ 他很少用错自己这个被采用的全名——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甚至会用威尔士的双“L”作为图纸签字和认可手下绘图员工作的图章标志。

在一本《我的自传》(An Autobiography) 里，赖特曾写道，甚至在他出生之前，他母亲就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建筑师。他详细描述了用橡木板为外框镶嵌起来的 10 块有关古老英国教堂的木版雕刻，他母亲把这些木板雕刻悬挂在他的房间的墙壁上，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些意象灌输到他的早期记忆里。⁴ 他还详细回忆了她是如何给一个 9 岁的小孩子买了福禄培尔大楼 (Froebel Building) 积木，并教他各种各样的几何形状和建筑物的比例。甚至在他能够领悟这些启蒙教育影响之前，赖特就已经继承了劳埃德·琼斯家族以及他们所居住的那块土地上的传统。他还详细回忆了自己在叔叔的农场里工作时段过的那些夏日时光，就是在那里激发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一个 60 多岁老人在怀旧时，他的记忆就是在农场上辛勤地劳动，永远是“疲劳又疲惫”。但是同时他还对那个伴随他成长的地方的地理特点和地质特征有着极其敏锐的理解：“那个后来被人们喜爱并命名为峡谷的地方，确实是非常惹人喜爱，它恰好在两个连绵起伏的山脉之间，中间又有第三个山峰挤进来，在这个峡谷的上端将其分成两个小一些的峡谷。一条小溪顺着山坡蜿蜒而下，一直延伸到住宅边上，并继续向前形成更大一点的溪流，最后汇入江河。峡谷低地或一些开阔地带被宽广的威斯康星沙地所围绕。在山顶可以看到大片没有一棵树的沙地平原，那里曾经是古代强大的威斯康星人的住所……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已经慢慢全方位地熟知了这个土地上的点点滴滴，包括每一条线和每一个特征要素。”⁵

赖特的叔叔们教育他如何在农场工作，并且规范他的道德伦理，同时他们还教育他通过观察大自然获得知识。对于农夫来说，他们必须善于预测天气，也必须善

于与大自然打交道。他们熟知本地的植物、动物、地形、生命周期和气候；他们观察生长在湿润地区、干燥地区，以及阴坡和阳坡处不同的植被类型和植物种类；他们记录太阳的轨迹和盛行的风向；他们在炎热的夏季享受着大树带来的浓荫和舒适。他们深知湿地是大自然的天然海绵，吸纳自然的衍生物，他们更深知湿地是野生生物的避难所和聚居地。同时，他们还尊重大自然的伟大力量：风、雨、洪水、干旱、虫害、龙卷风等等。

19 世纪 80 年代，当赖特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叔叔们和其他威斯康星农民根据气候条件来选址和形成建筑结构的做法被看作是“自然的”或者“有机的”方式。⁶ 住宅、畜棚、谷仓都建在峡谷中安全的地方或建在朝南的山坡上，这样就可以保证人和牲畜的安全，同时可以从自然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大部分长期有人居住的房间窗户都朝向南面，为的是能够得到冬季太阳的温暖。门窗的位置也选在夏日里空气容易形成对流的地方。倾斜度最大的屋顶与冬季的盛行风向垂直，这与大海中航行的船帆迎着风向的原因一样：为的是减少风的冲击力。地板平面和门口通道的高度一般由场地的轮廓线决定，有时房屋和畜棚会建在山坡上，有时在建筑物周围建造一圈人工土坎，以便缓解盛夏和严冬的室内外温差。建筑周围种植很多落叶树——白色、红色或者猩红色的橡树、悬铃木、朴树、栗木——用来防止土地的侵蚀，并可以在夏季提供荫凉。还种植一些常绿树作为防护林或者防风林——红色或白色雪松、红色或白色松树，以及铁杉——用来抵挡冬季的盛行风。甚至水井、户外厕所和火灶的选址都由风向和重力规则来决定。花园一般建在厨房附近，而花境一般靠近生活空间。这样处理的好处：微风可以把人和牲畜的臭气吹走，而把植物与花朵的芳香吹进房间。⁷

成年后的赖特更愿意把自己在场地规划方面的艺术与技能和建筑方面的特定视角建立在自己对场地剖析的理解上，他认为自己对场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理解力。他曾回忆起当他的托马斯叔叔，一名自学成才的乡村建筑师，



在建造自己住宅的时候，也同样注意到了上述自然要素和设计手法：“托马斯作为长子……一所小房子建造在一个缓坡上，面向南方。母亲和孩子们在房子周围和小路两侧种满了乳香树 (Balm-of-Gilead Tree) 和伦巴底白杨，山坡上的林地由橡树形成的篱笆隔离开来，形成林间小路，山的北坡和山顶都种满了树木。对于树木来说南坡太干燥，除了遍布一些岩石外，经常是裸露的……厨房是一个单坡屋顶，位于建筑的后侧。一个室外楼梯通向下面凉爽的石头地窖。根部的房子紧贴在后边，部分挖到地面以下，屋顶之上覆盖着混着干草的土坯。”⁸

赖特对于保持木材原色的强烈愿望也是来自在这个峡谷中度过的夏日时光。在19世纪的经济萎靡时期，农民们都意识到能够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木质构筑物都是那些保持着自然状态的木材。当然，那个时期的木料品质比较好，但是尽管是像赖特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少年也逐渐认识到，任何木材如果没有干透就上涂料，会导致木材的腐烂，而且一旦刷上涂料，这个程序必须经常性地重复。实际上，赖特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第一次提出以下主张：“展现材料的天然性质，让它们的本质特征与你的设计亲密结合。剥掉木材上的清漆，把它放在那里，随它去。在你的设计中尽量展现木材、石灰、砖块、石材的天然本质；它们都是自然而然的，也是美丽的。”⁹

1885年在父母离婚几个月后，赖特从高中退学，申请进入威斯康星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并于1886年冬季入学。由于缺少一张高中毕业证，他被作为一名“特别生”，与那些正规入学的学生相比，说明赖特缺乏相应的教育背景。赖特后来声称他是作为一名未来的土木工程师入学的，因为当时在建筑领域没有相应的课程。他称这种大学生活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作者本人) 仅仅是一名新生到二年级，到三年级，再到四年级的过程”，并终于在毕业前夕放弃了“这种可怕的学院教育方式”，对他而言，“这不过是另一个冬学期和春学期而已。”¹⁰ 然而，依照小托马斯·S·海因斯 (Thomas S. Hines, Jr.) 主持的一项调查得出，无论

是时间上的持续还是土木工程要求都与赖特的实际学习课程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他曾作为普通的学生助手为工程学教授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作为“1889年级的成员”加入了学生组织的工程师协会，他的学院记录仅仅有两个学期的自由艺术课程学习：1886年1月到3月的法语课程；9月到12月的几何与绘图课程。¹¹ 随后赖特就结束了自己的正规教育历程，并于1887年晚春时节，他登上了一辆开往芝加哥的列车，去给一个建筑实践工作室做学徒。因此，赖特结束了他19年较为平静的人生经历，投入到一个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动乱不安的社会中——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都有劳工暴动，在过去的十年里，这里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混乱，最终达到顶峰的是上一个春天发生在芝加哥海马基特广场 (Chicago's Haymarket Square) 的惨案。

为了更好地理解赖特对于1887年芝加哥城市景观的观点，有必要审视一下这个中西部城市的发展历程。自从这个城镇最初在位于“芝加哥” (Chicagau) 河口的密歇根湖西南岸建立以来，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历史学家沃尔特·哈韦戈斯特 (Walter Havighurst) 是这样描述它的：“在1832年，这个仅有500人口的城镇在河边设立了一项摆渡服务，扩建了木材厂，并花12美元建造了遗失动物收容所。就这样芝加哥城市开始形成了！”¹² 同样我们也知道，直到19世纪50年代，铁路线才向西延伸到芝加哥；直到19世纪80年代，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工具还是由马来拉的。此外，1871年10月8日发生的毁灭性芝加哥城市火灾刚刚过去16年。因为芝加哥市中心商业区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甚至于人行道都是用木板铺设，木板覆盖了市区的全部路面，除了少数几个砖石结构的所谓“防火”建筑残存下来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即使是残存下来的建筑物，其内部也大部分被烧毁了。基于这种经验，防火结构成为芝加哥市区最初重建时的最优先考虑的问题。然而，除了建筑材料首选石头或者砖瓦外，仓促重建的商务中心区看上去基本跟以前一样。



赖特更欣赏那些在 19 世纪 80 年代面临着更艰巨挑战的新一代建筑师：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心区，使其同时能够承担多个不同利益团体的多重功能，并把他们容纳在密歇根湖所能提供的有限空间内，而蜿蜒盘绕的环形铁路线为这个工业空前扩张提供了可能。正是为了满足这些苛刻条件，使得建筑师们不得不建造一种摩天大楼来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不是 1876 年到 1890 年间涌现出的科技革命迅速成功的话，这种抉择似乎不可能实现：液压升降机、钢框结构、平板玻璃、电流变压器、电灯、电梯，以及电话。¹³ 芝加哥的第一座摩天大楼建成于 1883 年。历史学家唐纳德·L·米勒 (Donald L. Miller) 这样写道，“新的‘摩天大楼芝加哥’由一个接一个的高楼组成，一个高过一个的高楼拔地而起，一个比一个有创意的建筑出现在旧城之中，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具有自身个性的城市，在一个不断破坏和不断建设的过程中使得整个芝加哥出现了……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¹⁴ 当赖特到那里的时候，令人吃惊的重建复兴过程正处于顶峰时刻。因此，当赖特在这里开始他的学徒生涯时，芝加哥仍旧处于一种大规模建设过程中。

学徒时代

赖特在下定决心去一个建筑实践工作室当学徒时，19 岁的他还没有做过任何独具一格的事情。一个有着正规培训和学术资格的职业建筑师的想法应该是 19 世纪衰退时期的产物。直到 1819 年，第一门建筑学课程才被引入到巴黎著名的“里昂国立美术学校” (Ecole des Beaux Arts) 的教育课程之中。50 多年过去以后，也就是直到 1869 年，第一门建筑学课程才被引入到美国的研究机构学科中。然后直到 1897 年，也就是 19 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伊利诺伊州才通过了建筑学的首个许可法，那时赖特已经从事了四年的职业建筑师生涯。

还值得指出的是，赖特的手艺是从实践中学来的，也就是说，通过观察、认真思考，以及在当时快速发展

变化的社会、文化中进行个人实践，并把自己在学徒时期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个人建筑设计模式中，形成了赖特的设计语言。

约瑟夫·莱曼·希尔斯比 (Joseph Lyman Silsbee)

赖特最初的学徒岁月是在著名的芝加哥建筑师约瑟夫·莱曼·希尔斯比的指导下度过的。他与希尔斯比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不超过一年。但正是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被引见到芝加哥建筑协会中，他的绘图技巧成为了自己的独特技能，同时开始广泛翻阅希尔斯比个人图书馆中的书籍，开始了一系列有关建筑历史的学习。大概就是通过这个阶段的集中学习研究，赖特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东方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他沿着建筑设计的发展轨迹进行探索，对一些著名文化运动进行研究——从基督纪元时代 (Christian era) 罗马与中国交流开始，直到 19 世纪早中期英美与日本的商贸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赖特会对东方艺术 (Oriental objects d'art) 和日本印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这都源于这段作为希尔斯比学徒的时代。1908 年赖特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就有关日本印刻画所做的演讲也展示了他仔细观察敏锐的洞察力。在一次演讲中，他评论说东方艺术对很多著名艺术家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些艺术家中有着惠斯特 (Whistler)、马奈 (Manet)、莫内 (Monet)、法国“直接利用自然光描绘的画法 (Plein-air)” 学院派的普维克·德恰万尼斯 (Puvic de Chavannes)、鲍特·德蒙维 (M. Bouter de Monvel)。¹⁵ 他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他认为正是通过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这种东方唯美主义的“简洁、明了”特征才影响了大西洋两岸的欧美艺术。

然而，根据凯文·努特 (Kevin Nute) 的回忆，希尔斯比其实是一名尊重远东艺术 (Far Eastern art) 的业余爱好者，并且把自己的收藏品毫无保留地向赖特开放。努特认为，希尔斯比对于赖特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他是否了解东方艺术领域中的某些方面，而在于他认识这个领域中的什么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堂兄：欧内斯